

阿毛姑娘

第一章

一

這是一個非常的日子，然而也只在阿毛自己眼中才如是。阿毛是已被決定在■天下午將嫁到她所不能想像出的地方去了。

初冬的太陽，很溫暖的照到這荒涼的山谷；阿毛家的茅屋也在這和煦的陽光中燦爛着。一清早，父親，（阿毛老爹）照例就走到菜園去澆菜，但當他走回來時，看見在竈前正燒着飯的阿毛，於是便似乎在說笑話一樣，而笑容裏却更顯露出比平日更淒涼，更黯澹的臉：「哈，明天便歸我自己來燒了。」

這聲音在這頗空大的屋子裏響着，是很沈重的壓住阿毛的心了。於是阿毛又

哭泣起來。

「嘿，傻子，有什麼哭的？終久都得嫁人的，難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輩子嗎？

莫說養不起，就養得起，我死了呢？」

阿毛更是大聲的哭着，只想能撲到父親的懷裏去。

阿毛老爹又笑着來寬慰她：「那邊很好，過去後總不至像在家裏這樣吃苦。

啓，你還哭，好容易才對着這樣一戶好人家呢。你怕丟下阿爸一人在這裏不放心，所以哭？不要緊的，等下三姑會來替我作幾天伴；阿寶哥還賴着要住在我這裏呢，他也無家，願意來也好，就把你睡的牀讓給他吧。」

然而阿毛更哭了，是所有的用來做寬慰的言語把她的心越送進悲涼裏去：是覺得更不忍離開她父親，是覺得更不敢親近那陌生的生活去。她實在不能了解這嫁的意義；既是父親，三姑，媒人趙三叔，和許多人都說這嫁是該的，想來總不會有錯。並且這疑問也只能放在心裏，因為三姑早就示意她，說這是姑娘們所不當說的，這是屬於害羞一類的事。雖說她從她所懂得的羞上面，似乎領略到所謂出

嫁，不過她總覺得這事大約於她或她父親有點不利，因為近來她在她父親的忙碌中，是常常得了些不安去。

若是別人只告訴她：有那末一家人，很喜歡她，很須要她去，不久就來接她了，那末，她一定會高興的穿起那特爲她預備的衣裳，無論她是怎樣愛她的老父，怎樣對於這荒涼的山谷感到眷戀。但是那好奇的心，那更冀求着熱鬧和愉悅的心，是會使她不願掛慮到一些紛擾的事；因為在她的意想裏，對於嫁的觀念始終是糶糊的，以爲暫時做着一個長久的客。

現在呢，她是被別人在無意中給與了她一些似乎恫嚇的好意，把她那和平的意念揉成一種重重的，紛紛的擔心，而她所最擔心的日子，她的婚期，竟很快的大踏步的就來了。

吃過早飯，三姑就來了，還帶來一葫蘆酒。

阿毛老爹說：『唉，這個年成，喝什麼酒，我是越簡便越好，所以在阿毛的好日子，我也沒請客，想在後天回門時，一同吃個便飯就算了。等下只有阿寶會

來幫幫忙，其實是什麼事也沒有。」

三姑是一個五十上下頗精明的婦人，雖說也正是從這茅屋嫁出去，然而嫁得頗好，家裏總算過得去，只是未曾生下一個半個她所熱盼的兒子，所以她很愛阿毛，又常常周濟一下這終年都在辛勤中，還愁着難吃飽的父女。她固然很能夠體貼她貧困的哥哥，不過她總覺得既然是阿毛的好日子，又只阿毛這一個女，所以她表示了她的反抗：

「我告你，年成是年成，事情是事情，貓貓虎虎不得的，看你還有幾個今天？」

但是一想到今天，她就住了口，又自己圓轉她的話：「本來，也難怪，昨天一箱衣，就夠人累了。客不請，也算了，只是總得應個景。橫豎是自家幾個人，小菜也現成的。櫥裏雞蛋還有吧，阿毛？」

在她眼裏看來，阿毛也很可憐，雖說她也會很滿意過阿毛的婆家，且預慶她將來的幸運，不過她總覺得連阿毛自己也感到這令人心冷的簡陋。於是她擁過阿

毛來，細心的替她梳理髮髻。

其實阿毛並不如是。她是在很溫柔的自己理着鬢前的短髮，似乎已忘了這非常的事，在很平心的注意聽兩個老人講着許多年前的舊話。

在吃酒的當兒，才又傷起心來，這是完全爲了捨不得離開這幾年所生活的地方，捨不得父親，捨不得三姑，捨不得菜園，茅屋，以及那黑母雞，小黃狗，

……

然而總得走的，在阿寶哥來不許久，從很遠很遠便傳來鑼聲，號筒聲……。

於是阿毛老爹就嘆了一聲氣，走到屋外去；阿寶就忙着茶的事；三姑更一面陪着揩眼淚，又來替她換衣裳；阿毛是真的感到淒涼在哽咽着。不久，轎子就來了。除了三個轎夫外，還跟來媒人趙三叔，和一個阿毛應該叫表舅的六十多歲的老人，他們都顯着快樂的臉在恭賀着。三姑聽說在路上還得住一夜店子，就不放心，才又商量好，讓阿寶哥送一程，等黑五更轎子又動了身時再回來。於是阿毛才也又寬心些，因爲那老頭子，那不認識的表舅，又是那樣一個忠厚的像，趙三叔

也跟着去，想來或者沒有什麼可怕的了。

悄悄的又聽了許多三姑叮嚀的話。知道過兩天還要回來的，所以只稍微又灑了幾點淚，便由老父抱上轎了。

這走的淒涼，是只留給這兩個對揮着淚的老人的：三姑便想到當日自己出嫁的事，父親是很深的在憶念着死去多年的阿毛的娘了，阿毛的娘，也是正像着阿毛一樣，終年都是很快樂的操作着許多的事，不知爲什麼，在剛剛把阿毛的奶革掉時，就狠狠的害着瘧疾了。頭一次算挨過，第二回可完了。於是老人又把希望和祝福，向太陽落土的那方飄去；那是阿毛的轎子走去了的那方。

在轎子裏的阿毛呢，只不耐煩的在想那不可知的一家人家的事。

一一

其實一切都想錯了。她實在沒有想出那熱鬧來，那麻煩來，她只被許多人拿來玩弄着，調笑着，像另外的一種人類。這時她真該來痛哭了，但她却強忍着

，這是她第一次懂得在人面前所吃的虧。她只這樣想：「後天回去了，我總不會再來的！」

這家，這才是阿毛真正的家，是姓陸，本也是阿毛同鄉的人，但搬來這裏，這有名的西湖邊葛嶺，是快有四十年了，早先是由阿毛的阿翁划渡船來養活一家人，現在是變得很興隆了。這個老頭子，還是划着船，不過已是很漂亮的，有布蓬，有銅欄，有靠背藤座的西湖遊船了。兩個兒子呢！就替別人家種了幾畝地，單憑屋前的一百多株桑樹，每年進款也就夠可觀的了。阿毛，這算來是第二的媳婦。那大的已進屋十來年了。從前是由於家計未曾很滿足的熱鬧過，現在就大大的請客了，客大約總屬於划船的人，旅館裏的茶房賬房先生，還有幾個熟店鋪。絲行裏的，此外便是幾個廟裏面幫閒的朋友，以及隣居之類。

客人既是如此混雜，又知道主人是不會厭煩聾鬧的，所以都豪飲着那不十分劣等的紹興酒，加以那新娘的菲薄的嫁奩，拾不起他們的敬意來，所以他們只是那樣毫不以為意的來使人受窘。阿毛真覺得苦，但她知道還另外有一個人也正像

她一樣在受人調排，她不禁又同情着那與她同命運的人，只想把頭昂起去看看，不過想起三姑的話，頭是依舊垂着，垂着，不怕已是很痛的了。

實實在在，這使她同情過的另外那人，便是她還未曾十分領悟出的所謂丈夫，是更嚇着她了。她只想能立即逃回家去，她是並未會知道她是應該被這陌生男人來有力的擁抱住，並魯莽的接吻，她只堅決的把身子扭在一邊，無聲的飲泣着。那男人也就放了她，翻身睡去了。

一切的人都非常使她害怕，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，都帶着怯怯的心，又厭恨着那每個來呆望着她的臉。直到又要預備回去的那天早上，她才在眉尖上展開那蹙緊了的她的心來。

事實自然不是像她所想出的那樣簡單，那樣無拘無束，終於她又別了她開始才發見的福樂來。來是有十多年了，自己就都是生長在那樣恬靜，那樣自由的仙谷裏嗎？她好生傷感，好生哭泣（是一生所未曾有過的）的把將要離別的一切都投過去那深深的一瞥，才又隨着她那很健壯的夫婿走向她所懼怕的那個家去。

這家的位置，是在從葛嶺山門通到初陽臺的路邊的山坡上，屋前滿植着桑樹，在冬天是只剩枯枝了，因此把湖面却更看得大，白堤只是像一縷線樣的橫界在湖的中央。屋後是一個姓陳名不凡的『千古佳城，』後來又蓋上許多類似洋式的房子，佳城便看不見了。却從週圍的牆上，懸掛出許多花藤，在冬天也只顯得是如絲一樣的無次序。左手是通到另外幾個深幽的山坳去。那裏錯錯雜雜的在竹林中安置着幾所不大的房子。右邊，便是上山去的石板大路了，路旁遍植着松柏，路的那邊，便又是一所爲松柏遮掩不住的粉着淡湖色的房子。在界於屋與路之間，便是一條已將完全乾涸了的小溪。這裏是同樣排着杭州鄉下式的瓦屋三家，她的家便是最右臨着溪，隨着大路的一家，是既靜，且美，又宜於遊玩，又宜於生活的的一個處所。

三

剛住下來，依然還是不安，僅僅從一種頗不熟習爲口語中，都可以使她忽略

去一切美處。然能時間一拖下來，也就很慣了，開始是团团的笑，抹去她所有對人的防禦的心；這笑是如此天真，坦白，親愛，竟好像從前家中那黑貓的親暱的叫聲了。她時時來找团团，团团又歡喜她。因為常同团团玩，团团的娘，她大嫂也就常同她來閒談了。大嫂是一個已過三十的中年婦人，看阿毛自然只是把來當小孩看，無所用其心計和嫉妒，所以阿毛便也感到她的可親近。

第二便是頗能愛憐她的夫婿了。這男子是比她大八歲，已長成一個很堅實的二十四歲，微帶紅黑的少年，穿一件灰條紋布的棉袍，戴一頂半新的烏打帽，出去時又加上一條黑綠的圍巾，是又帶點城市氣的鄉下人。冬天沒有什麼事，又爲了新婚，得准許在家稍微滯留一下的，有時就整天的留在家裏劈粗的樹幹。所以在阿毛梳頭髮的當兒，他也可以去替她擦一點油，在阿毛做鞋子的時候，他又去替她理線。只要是阿毛單獨留在自己的小屋子中時，他總得溜進去試用他許多愛撫，起始阿毛是很怕他，不久就很柔順的承受了，且不覺的便會很動心，很興奮，有時竟很愛慕起這男人了。他又替她買了一些賤價的香粉香膏之類的東西，

於是她在一種好報答盛情謙虛中，很珍惜起她一雙又紅又壯的手來，髮髻也變成一個圓形辮式的餅。

阿婆看見她很年輕，只令她做點零碎的小事，燒火，掃地，洗衣裳……自然是比起在家中又要鋤地，又要檢柴，又要替父親擔糞等等吃力的事，是輕鬆得多了。所以每天她總有得空閒時候去同姪女們玩，大的姪女是在隣近的一個平民學校讀書，是已在三年級的一個十歲的伶俐女孩。第二，便是不很能給她歡喜的一個頑皮孩子，小的，便是囡囡了，囡囡只兩歲，時時總喜歡有人抱，一看見阿毛，便拍着手，學她娘一樣的叫着阿毛的名字：『阿毛……阿毛……』

隣家也是操着同樣生涯的兩家，阿毛在這裏便得了兩個很投洽的女伴。三姐便是住在她間壁的一個將嫁的十九歲的大姑娘。在阿毛的眼中，是一個除了頭髮太黃就沒有缺憾的姑娘。人非常聰明，能繡許多樣式的花，這令這新來的朋友很吃了驚的。阿招嫂是用她的和氣，吸引得阿毛很心服的，年紀也才二十多一點，穿得很時款的一個小腰肢瘦的婦人，是住在那靠左邊的一家。她一看見阿招嫂走

往溪溝頭去了，於是她也走下石級去，在用石塊攔成的那小水凹中淘米，趁這時，她們就交換起關於天氣，關於水，關於小柴的話來，或是一聽見在屋前的坪壩上傳來三姐的笑聲，她也就又趕忙把要洗的衣服拿往坪壩上去洗。從三姐的口中，她是可以聽到許多她未曾看見，也未曾聽過的新鮮的事體。三姐說起城裏來，上海來（三姐是在九歲上到過那裏的），簡直像一種神話中的奇境，她揣擬都無從揣擬了。

一到夜晚，從遠遠的湖上，是天與水交界的地方，便燦爛着很繁密的星星，很大的金色的光映到湖水裏，在細小的波紋上拖下很長的一溜來，不住的閃耀着，像無數條有金鱗的蛇身在不動的蜿蜒着。湖面是靜極了；天空也很黑。那明亮的一排繁星，就好像是一條鑽石的寶帶，輕輕攏住在一個披滿黑髮的女仙的頭上。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，她知道那就是城裏，三姐去過的，阿招嫂也去過的，陸小二，她夫婿也去過的，所有的人都去過。她不禁艷羨起所有的人來了。她悄悄地向陸小二吐露了這意思，是還帶着怯怯的心，怕所得來的是無窮的失望。

陸小二一聽到他幼小的妻的願望，便笑着說：「沒有什麼可看的，儘是人，做生意的。你想去，等兩天吧，路遠呢。」

於是她小小心的又來盼望着。到十一月尾的一天，這希望終於達到了。

四

這旅行之於阿毛，從所見的種種繁華，富麗。便給與她一種夢想的根據，每一個聯想都是緊接在事物上的；而由聯想所引伸的那生活，那一切，又都變成仙似的美境，能把人細縛得非常之緊，使人迷醉的升沉到裏面，不知感到的是幸福還是痛苦。阿毛就由於這旅行，把他那在操作中毫無所用的心思，從單純的孩提一變而為好用思慮的少女了。

同去的人，是連自己也算進去，四個人：三姐兩母女，還和着大嫂的女兒玉英，因為這天是禮拜，學校放了假，也要陪伴着去玩的。阿毛遵依着夫婿的話，從衣箱中翻出一件最好看的大花格子布的套衫，罩在粗藍布的棉襖上，在鏡子裏

也很自詡的了。然而小二却搖着頭，於是又交給三姐一塊錢，是替阿毛做衣料用的，阿毛也就更高興了。實實在在這虛榮確是小二很鼓舞了她的。

出去的時候，是早半天。她們迎着太陽在湖邊的路上，迤迤連連向城裏走去。三姐一路指點着她，她的眼光也就始終現着驚訝和貪饑隨着四處轉。玉英不時拿脚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，並曼聲的唱那剛學會的國民革命歌。阿毛覺得那歌聲非常單調，又不激揚，只是苦於不能說清那自己從歌聲中得到的反感，於是就把脚步放慢了。一人落在後面，又半眯着眼睛去審視那太陽。太陽是正被薄雲纏繞着，放出淡淡的射眼的白光。其外有許多地方，又是望去不知有多少遠，又不知有多少深的藍色的天空。水也是清澈如一面鏡子，把隄上的樹影，清清楚楚的影印在那裏，而且動也不動。

不怕天氣的很冷，沿路上還是有不少燒香的客，那穿着老藍布大衫，掛着大紅，杏黃香袋的能走路的小脚婦人，都是那樣顯着鄉愁的臉，大踏步的往前趕路。

於是三姐說：「這都是往天竺去的咧。」

她忍不住又問天竺是什麼地方：原來是幾個香火非常之好的寺廟，而且到天竺去，還得走過一個更其堂皇的，甚是有名的廟，那裏燒香的人更多，去玩的也多，爲了香客們，遊客們的需要是又開了不少店舖的地方。她還想再去問一間那廟的名字，然而已走上一道橋，橋旁是矗立着一座大洋房，這是出她想像中所有的那樣巍峨，那樣美好。她注視的望到那懸在天空中飄揚的一樹旗子，她心也像旗子一樣，飄揚個不住。旗子上面也顯出一個紅而圓的太陽，其實那布片已很褪色了，然而阿毛是覺得那太陽也正同於青天之下的日光是一樣的輝煌，一樣的閃爍在人心上。

她走攏那門去，是一個鐵欄的門，從門隙中她想看清一切，慌張的把眼睛四處溜走，忽然，便從她腦背後響起劇烈的喇叭聲，並和着重載的車輪軋軋聲，把她竟嚇昏了，掉過頭來就想跑，但就在她前面，便衝來一輛長四方籠子樣式的大車，黑壓壓的裝滿一車活的東西，擦她身前就衝上橋去了。路旁的眼光，是全注

到她身上，許多笑談也投過來，她癡迷的站着在找她的同行者。

『啊~~~~~啾~~~~~啾~~~~~天哪，快來吧！』這聲音非常熟，所以她不困難的就望見三姐她們已走到一條街市上了。於是她走攏去，姪女玉英也嘲弄了她。

似乎像受欺了一樣，很含點悲憤，但瞬息又忘了。雖說這街市很破亂，阿毛也頗感到趣味，一手拖着三姐的娘的手，隨着走，又來留心到街兩旁的店舖，店舖中又有着一種坐滿了人在喝着茶的，阿毛覺得很有趣。但所有的人，又都是正如同她公公，她父親舞着大手在談天的一些穿老布的鄉下人，所以她又忽略過去，只很艷羨那些偶爾擺在茶桌邊的鳥籠，那裏是關有不知什麼名字的鳥兒，又好

看又機伶。

阿毛想：『一定到了。』

三姐只在唇上笑了一下，說：『才一半路呢，就走不起了嗎，不是爲什麼那樣急於要到呢？』

這城裏好像一個神奇的，也許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，在阿毛是如此以爲的。

是的，在她那可憐的夢想中，知道是如何的把一切事物幻想得多麼夠人笑！只要有人去一注意那在湖濱馬路出現了的阿毛的臉，就可知道這正是一個剛從另一世界來的膽小的旅客。什麼事物也不能使她想出一個回答來。連那裹着皮大嚙，露着肉紅的小腿在街上遊行的女太太們，她都不知這也是屬於她一樣的女性。她以為那只是別人特意把來裝飾起來好看的，像裝飾店舖一樣的東西，所以她總也把眼光追過去。實在那太好看了，那好像假裝上去的如雲的光澤的黑髮，那彎眉，那黑眼，那小紅嘴唇，那粉都都的嫩臉，一切都像經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。她並且看見所有街上人的眼光，也正在跟着那咯咯的高跟緞鞋走，她就越覺得城裏的人聰明；在如此寬闊，熱鬧，闊氣的馬路上，會知道預備幾個美麗的，活的比鳥兒，比哈吧狗，比什麼都動人的東西，來讓人瀏覽；這圖舒適的方法，不為不想得周到了。並且她疑心她自己怎麼也會插足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，她欣賞這樣，欣賞那樣，在她是不是生來也就安排定這福氣的？

一行人，彎彎拐拐走了幾條熱鬧的街，她遇着許多男的女的，穿着一些她不